



國策鈔  
後

特別  
リ 8  
2684  
2



門存 8  
編 96194  
卷 24



戰國策鈔卷下目錄

趙策

趙襄子滅智伯

魏文侯借道于趙

武靈王變服

虞卿爭趙講秦

虞卿語從

平原君謂平陽君

魏策

豫讓報智伯氏

蘇秦以合從說趙

觸警說趙太后

魯仲連不帝秦

馮忌諫平原君攻趙

或為齊獻書趙王



智伯索地于魏桓子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

魏文侯諭西門豹為令

魯君避席擇言

蘇秦以合從說魏

張儀以連橫說魏

孫臣諫止魏王

范痤上書魏君相

信陵君諫魏王

龍陽君泣前魚

唐睢使于秦

韓策

聶政刺韓傀

蘇秦以合從說韓

韓失計于公仲

燕策

蘇秦以合從說燕

郭隗說燕昭王招賢

蘇代約燕王

蘇代說燕惠王

樂毅報燕惠王書

燕王遺樂閒書于趙

荊軻入秦

宋策

墨子止楚攻宋

衛策

衛靈公近癰疽彌子瑕

衛君贖胥靡于魏

新婦至言失時

中山策

中山君饗士

計文三十八篇

趙襄子滅智伯 趙策

追叙滅范中行一層伏智氏貪根。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

此瑤之祖荀躒事在魯哀公五年。

休數年使

人請地於韓韓康子虎

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智伯瑤之為人

也好利而驕愎

原作復屬下句

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

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

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

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子駒欲勿與趙段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

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

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謀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

第一段叙智伯  
伐趙之因請趙  
以韓魏為賓伐  
趙又結韓魏為  
輔三請兩說一  
伐俱寫其好利  
為結處貪欲無  
厭伏案

第二段在未被  
兵前見趙之先  
定居地預備戰  
具所以能守皆  
賴賢臣之功

第三段在既戰  
圍時見趙之能  
轉危為安因敗  
為功所以終勝  
皆賴謀臣之力  
前段能豫妙  
用暇此段能謀  
妙用急與結處  
不聽智過所以  
亡相對針

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臯狼之地趙襄子簡子之弗與智伯陰結子無恤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名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二、提、智、伯、為、人、互、而陰踈三使韓魏疑脫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鐸一本作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君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名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董子精心是補叙法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唐竹頭木屑相此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露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

矣吾銅少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有銅三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為人前對滅范中行後照貪欲蠶蠶

第四段將合而離突起智過生出無限波瀾無限機智而智伯好利驚惶不聽其言層層為結處伏案

第五段乘機闢捷即借上段情事鞭迫此時關緊以終智伯之局

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也  
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  
法。忽。離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  
兵。交。使。在。其。間。故。得。朝。而出遇智過果。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於其行  
步。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

轉。換。更。中。肯。

料。趙。段。段。規。三。層。

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段韓

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

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

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

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

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

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

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

國策少 趙襄子滅智伯三

末用斷制點醒  
智伯之所以亡  
結束通局層層  
俱到

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俞桐川曰部伍謹密節次精細于縱橫奇宕文中又進一格叙請趙從請韓魏說起叙請韓魏從滅范中行說起層層襯托乃見智伯之貪結束有力三提智伯為人結出貪欲無厭是篇中關鍵韓魏着着活着智伯着着死着趙孟着着先着智伯着着後着智過與張孟談着着對得過智伯與三家着着對不過皆作者用意鏤刻處趙與智對主也以韓魏為機關以段規趙葭孟談智過諸人為轉運風雨離合頃刻變換

豫讓報智伯氏 趙策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荀林父而不說去而就智伯荀

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後之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後吾

其報智氏之讐矣乃變姓名為刑人犯法而入宮塗廁塗巧欲以

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扞錐同牙錐

刃其端曰欲為智伯報讐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

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讐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

之豫讓又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其

范叙案范智如  
形狀即伏眾人  
國士等句

數語冒起通篇

此第一番行刺  
直揭報志

逐層摹寫變姓  
各變形容變聲

音而心獨不變  
所謂為所難也

此段議論是道  
學人語乃純臣  
心事

此第二番行刺  
乃揭報志之所  
以然

此段議論是血  
性人語乃義士  
本懷

有聲有色心已  
遂目可瞻志堪  
嘉事足傳

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  
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  
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  
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  
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  
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  
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  
伏所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  
豫讓於是趙襄子而數豫讓曰子不當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

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讐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讐  
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眾人遇臣臣故眾人  
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歎泣曰嗟乎  
豫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  
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  
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  
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  
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  
伯矣而自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

○妻、一、層、轉、入、五、炭、層、次、妙、絕、  
○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  
○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  
○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  
○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  
○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  
○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  
○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  
○伏、所、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  
○豫、讓、於、是、趙、襄、子、而、數、豫、讓、曰、子、不、當、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  
○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讐、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讐、  
○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眾、人、遇、臣、臣、故、眾、人、  
○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歎、泣、曰、嗟、乎、  
○豫、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  
○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  
○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  
○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  
○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  
○伯、矣、而、自、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



俞桐川曰。豫讓與聶政不同。豫讓為智伯報讐。全要人知。聶政為嚴仲報讐。全不要人知。故同一刺客。讓光明政。奇詭叙讓事。較有道學氣。士為知己死。已為眾人國士立案。節節摹寫。段發揮。總不離此意。至拔劍三呼。願欲已。遂要之。當遁逃山中。時早辦。却此着通首。結撰精力凝聚之文。

魏文侯借道於趙 趙策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拔。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儲同人曰。假道者必能并其所假道之國。而取之。如滅虢取虞是也。否則道可易。假乎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破的之論。此兵法也。文亦簡鍊精悍之至。

於趙特加一冒頭與諸篇異

第一段言安民以擇交為要提挈通篇大旨。交即合從也。外秦言之故言擇交。

蘇秦以合從說趙 趙策

○機、清、從、主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成侯子肅侯也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

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

雖然奉陽君○肅侯之弟趙成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賓客游談之士無敢

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

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

本在於擇交○與諸侯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

終○趙王身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敵為趙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

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

國策鈔

卷下

蘇秦以合從說趙一

第二段折以合從之利即統舉諸國以趙為從主也

第三段申言不合從之害先秦齊並舉後單扼秦說原借齊以

陪秦也

第四段詳言趙之形勢實指利害之根概開燕國獨標韓魏為切身之衛以概其餘最得肯綮

暗指人

斷絕人之交苦猶苦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白言所以

異陰陽言事止有兩端指從橫也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瓊裘狗馬之

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

封地封內之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實如

類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

爭也此非所以言湯武蓋游士之詞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

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

外同華等地即西河之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上郡在同河外

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

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則南陽動此南陽在修武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

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

據番盤吾在常山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

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彊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

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屬鄴東有清河北

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于天下者莫如趙言

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

之限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傳附同薄也言兵薄于韓魏不

蘇秦以合從說趙二

第五段振起揭  
出合從本旨拒  
秦事秦勝敗存  
亡之機節盡在  
于此利害較然

第六段乃合從  
正文立會盟為  
約詞獨于趙詳  
言之以趙為從  
主也其指陳作  
用許多出位絕  
涉守塞軍等字  
字字的確蘇子  
胸中熟慮天下  
形勢如博塞布

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  
此言趙無韓魏則危故宜合從  
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一夫有田百畝言堯未為唐侯時舜無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  
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彊  
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  
機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于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  
此乃緊拍  
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  
一○提○主○意○作○發○端  
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于秦  
夫破人之與破于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

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  
橫不破則從不辟故又作一初以橫其非  
聽竿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天文志權軒轅象後宮此言美人之所處  
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務以秦權  
地是橫人本謀  
恐喝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  
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  
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擯字疑秦  
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于洹水之上今大名魏縣通質刑白馬以盟之  
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  
今真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  
山今真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

子置路歷歷在  
箭亦奇才也

與篇首相應作  
收結

燕守雲中同今大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故虎牢魏塞午道亦名制秦南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涖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飭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俞桐川曰能拒秦者三晉能合三晉者趙趙較韓魏為強較齊

楚燕為當秦之中故合從以趙為主蘇秦說六國亦惟說趙最詳切篇首始合從篇末約諸侯標出分明欲安民須擇交欲擇交須合從故擇交二字為一篇綱領交秦不可專交一國亦不可不交六國不可不交韓魏更不可從橫利害反覆透徹末段有歸着有把握儲同人曰或問合從何以主趙曰近秦者韓魏也遠秦者齊燕也國大而幾與秦相埒者楚也近秦則不敢為主遠秦則不急為主與秦相埒則無樂乎為主矣趙氏中央之國也其與秦介遠近之間而其受秦害在不緩不急之際故安民擇交之說進

而洹水之盟不旋踵而成此天下大勢季子所暮年揣摩而得者

眉詮曰三晉鄰秦籌禦秦者視他國尤迫而趙于三晉中差遠而強遠可以展方略強可以長會盟故談從以趙為主主在趙故藉趙以舉全局而文亦遂為六篇之主會此乃可與通觀六篇。齊秦節須參活解韓魏節須辨緊衝乃無歧迂

武靈王變服 趙策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戎翟<sub>秋同</sub>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為人臣者官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啟戎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變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

肥義論答一大段引入題目包括通篇大意此為批挈

國策抄

武靈王變服一

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累，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變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變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馭世以笑我，戎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變服，使王孫緹告公子成曰：寡人變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

子成論答一大段實發所以然之故此為正文

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變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變服之功。使緹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變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

國策少 卷下 武靈王變服二

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逸、筆、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  
 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  
 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  
 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引○証○奇○觀○被髮文身錯臂左衽不越甌越之民  
 也黑齒雕題鯁冠絺縫犬戎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卿  
 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  
 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况山  
 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  
 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

上意而文機流便轉不覺其重

○跌○右○腴○鍊○

○筋○節○  
 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  
 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  
 夷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  
 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東夷樓煩秦  
 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兼我取代以攘  
 諸戎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  
 民引水圍鄒非社稷之神靈即鄒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  
 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  
 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

○此○發○計○戎○翟○之○利○

○補○筆○陪○筆○

○此○發○念○簡○襄○之○述○

○總○束○上○而○意○乃○所○以○變○服○之○故○



趙文論答一大段只就變服上說至所以然之故已透發於前也此為衍局

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變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

趙造論答一大段意與趙文一段同而機局亦恰相配可作對偶看

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眾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已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奸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犯奸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有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避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

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變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又主一意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蒞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治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

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鍾伯敬曰：橫態傲語，寫出英雄。其妙在於頑鈍，惟其頑鈍，所以果決。

俞桐川曰：通篇論變法，反覆辯難，與商鞅傳相似。文辭整偶，而排中有逸氣，濃中有勁骨。一變為王韓論伐匈奴，再變為鹽鐵議，要各有出奇處，不可沒也。

浩浩落落。反正。遞出。開合。互用。才雄氣大。讀之最足。增長筆力。  
。人本有英志。事兼有英概。文亦有英氣。

觸讐說趙太后 趙策

趙太后 惠文王 新用事秦急攻之 事在孝成 趙氏求救於齊齊曰

必以長安君 孝成王母弟 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

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讐願

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

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 久不見宜得罪 恐太后玉體之有所却也

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

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彊步日三四里少益

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

第一段叙案大

臣強諫必唾其

面俱為後文作

反激之勢

第二段從救潤

問安入頭意款

語曲先足化氣

矣其交叙衰老

之狀飲食之艱

為下填溝壑山

陵崩伏案氣盛

色解兩語相應

觸讐說

趙太后

觸讐說趙太后一

第三段從舒祺  
作波以託子伏  
後計深遠即就  
自已逗出少字  
愛憐字巧絕

第四段從燕后  
作波以愛女計  
以長影愛子計  
深遠漸露本意  
燕只將愛女描  
寫着手不犯手

第五段透本  
意然開口更端

泛論說起着到  
長安君亦只似  
老人絮叨後代  
計並不道及質  
齊一字以計短  
對深遠以長仍  
即挽合不如燕  
后絕似間論妙  
久妙文

太后語結事子  
義語結文。末  
數句雖推開說  
實從位尊無功  
三句作咏嘆意  
致起脫

○為此而來非為長安君者  
○棋○息○子○也○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服○之○數○以○  
○衛○王○宮○沒○死○以○聞○大○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  
○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大○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  
○人○大○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  
○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  
○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  
○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  
○以○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大○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  
○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  
○說○來○  
○一○問○尚○不○說○盡○  
○一○更○陸○而○捷○有○陳○則○專○言○愛○子○對○大○后○則○  
○女○老○之○愛○燕○后○大○后○賢○  
○虛○虛○  
○失○意○于○燕○  
○乃○反○爾○  
○兩○問○又○遠○遠○

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  
此下左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  
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  
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子之重器而  
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  
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大后曰諾恣君之所  
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  
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  
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韓慕廬曰觸讟之言可為人臣進諫之法巽之妙也子義之言  
○為○質○反○從○太○后○邊○結○出○妙○  
○贊○語○不○說○觸○讟○反○為○費○公○子○垂○戒○文○情○超○遠○  
○對○深○遠○以○長○  
○急○挽○燕○后○免○使○唾○面○  
○託○字○遙○應○  
○趙○之○聞○之○  
○賢○士○

閒語皆是要語。寬處無非緊處。閉目工步驟工。袖情肖口角肖。全從婦人性情。體貼出來妙人。妙文。

可為人臣宣勞之勸蹇之義也。

俞桐川曰老臣老婦款曲細煩令人無可加怒說到兒女之事。

只作閒論並不著急聽者自然意解其語言文字當日所有舉。

動之傳神口吻之中節則作者摹寫精細處有一毫火氣說不。

成此事有一毫火氣構不出此文。說婦人有說術強諫非術。

也通篇全反強諫二字。

倪稼成曰前半純是閒話無一語閒話譬如國手下碁間間布。

置入後皆成要着到收局處只爭一劫已踞勝勢如此行文真。

乃出神入化。

虞卿爭趙講秦

趙策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

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

樓緩辭讓曰此非一有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

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

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

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伯不隨今死而婦人為。

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為賢。

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為妒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

兵歸而來講案內叙出駁頭

一段樓緩。先

從後引暗作龍

絡後從推辭微

露本意狡獪入

妙

二段虞卿。樓  
但飾辭言予原  
無理據虞則推  
勘倭歸已徹敵  
情。助秦自攻  
慮在目前來年  
復攻慮及異日

三段樓緩。先  
藉虞語作翻尚  
可飾詞後經王  
語一語便露遁

四段虞卿。樓  
因不割而恐以  
復攻虞就復攻  
而窮以又割樓  
意不割則事秦  
不善虞意事秦  
則割地無已彼  
但口滑此寔理

國策

卷一

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  
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  
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  
之攻趙。倭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  
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倭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  
取。倭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  
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  
知秦力之所至乎。誠一有知秦力之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  
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於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

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  
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  
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地名之攻。啓關通幣。齊交韓魏。交好同  
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  
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  
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乎。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  
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  
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  
六城。秦倭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

國策

卷一

虞卿爭趙講秦二

透割地之術為  
自盡割地之言  
為飾說者得徹  
斷得然剖析詳  
明此為一篇之  
腹

五段樓緩。就  
上收天下三字

觸出話端前說  
不辨則禍止在  
秦此說不辨則  
害在天下情更  
迫說愈窮矣

六段虞卿。先  
以愈疑天下何  
慰秦心直折樓  
子之言後以六  
城賂齊并力擊  
秦歸結索講之  
案

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  
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  
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  
則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  
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做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  
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  
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  
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  
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

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  
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  
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  
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  
子之為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  
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  
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  
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  
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

獲緩結法妙

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其來意可知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其歸意可知  
俞桐川曰鄭評云王則說來說去臣則迭出迭入想見戰國反覆縱橫氣象確甚。既能折服又能轉變舌鋒筆鋒並臻絕頂。  
魯連不肯帝秦虞卿不肯割趙長平一戰有此兩篇大文議論魄力亦足相配。  
眉詮曰戰國時論割地事秦者非一而是篇則以一說一正闢出機鋒每首節說之巧彌顯駁語之精樓曰恐謂為秦虞曰危矣為秦彼之初供即此之判結也。

●魯仲連不帝秦趙策

第一段叙秦魏王既使救趙又畏秦平原欲從辛垣又未決寫盡兩邊情事揭出帝秦二字是通篇眼目

秦圍趙之邯鄲事在孝成王九年魏安釐王名禧昭之子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屬河內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稱客是他國仕魏者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趙惠文王弟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宣王子爭疆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田齊不稱帝故秦亦去帝號今齊閔王益弱今之齊視閔王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稱論追書之詞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

第二段引魯連出頭便覺胸

國策少

魯仲連不帝秦一



有成見氣岸不  
凡即從平原牽  
捲引到辛垣入  
事

連作視。衆折於外長平之敗。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名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不預世事之稱高士字頌。活者恐與後庸人句有碍。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言已。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

第三段提明主  
腦欲以助趙是  
魯連本意帝秦  
之害是魯連主  
論

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鮑焦周時隱者不臣不友非世無養抱木而死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為一身。衆人不識鮑焦之意焦居濁世而避之非為一身而憂死。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秦制爵二十戰獲首級者計功受爵時所尊上。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過也。不幸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

第四段援引真天子事見天子威命臣下受制不可帝人之義一。周王一臂語帶含蓄紂王層意極激昂

第五段援引假天子事見天子名號隣國不安不肯帝人之義二。鄒魯二國叙得有身分三

○賭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告於齊，曰：天崩地拆，天子下席，下席言其寢苦，居盧謂東藩之臣田嬰齊，嬰齊威王名後至則斮，斮斬也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怒斥聲而母婢也。謂烈王后卒為天下笑，笑齊威王之見責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責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

垣衍快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辱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女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即羑里在湯陰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稱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夷維子稱王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莞鍵，莞，蒲也。鍵，其牡也。避，且攝衽抱几之案也。攝衽抱几，几，所據

晉兩語說得無地步

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籩。籩同，闕下其牲也。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倍，背也。殯，棺也。西階上，北而哭，是倍也。天子乃于阼階上，南面弔之。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以珠玉，實死者之口，曰：「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已止也。言必欲則且變易。

第六段緊切秦與梁推究言之，痛切淋漓，帝秦之害十分暢足。

帝秦之害，歷歷可舉。探而論之，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予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與前士非兩稱，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信陵救趙事，實此史法也。並收起處。無忌封信陵君，奪晉鄙軍以救趙。晉鄙畏秦不進，公子竊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

第七段結帝秦案，并結救趙事。

第八段結魯連案，其見高議論，高人品亦高。

國策抄

卷下 魯仲連不帝秦四

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俞桐川曰：自首至尾，皆浩然之氣。讀之真令頑廉懦立。東晉恨

無其人。南宋得此意者，胡寅與謝枋得耳。節奏妙絕，波瀾妙

絕。國策第一篇文字。

不帝秦大義也。却封與金高節也。戰國時第一流人物。其議論

風旨自有俊偉光明一段氣象。與當時游談希寵者迥異。必謂

國策第一篇文字，抑所謂揚之則升天與。

虞卿語從趙策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為入

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為魏請從。寡人不聽。其于子何

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

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

魏求害而王辭利也。史記云：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魏過，王亦

過。

俞桐川曰：合從兩國俱利，然趙不獨利，而魏不自害，則王必不聽。布局作態，其說甚巧。

○馮忌諫平原君攻燕趙策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  
引近事作証。情勢瞭然。  
 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  
 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眾。收破  
 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守者  
 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  
 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攻。而使強燕  
 為弱趙之所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  
 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俞桐川曰。強弱攻守四字。作骨文勢。圓逸翻騰。儲同人曰。全以雄氣勁筆。寫其確論危言。此等文是疲鈍人聖藥。

平原君謂平陽君

趙策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効於君。○十○古○至○言○發○人○深○省○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忽忘也。平陽君曰。敬諾。至理名言。可當暮鼓晨鐘。

開口用能不能  
一正一反投唱  
而人望勢突兀  
而極容

提出趙與齊合  
之能能亡能孤  
致名致地正所  
謂致名實也

或為齊獻書趙王 趙策

為齊獻書趙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實而臣竊恠王  
 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  
 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也則交有所偏也  
 也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其  
 者也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  
 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  
 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  
 能也其前可見已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無齊天下必盡輕

國策少

卷下 或為齊獻書趙王

又轉出不與齊  
合之害

用復陣反筆作  
此就沮王邊  
說

王也秦之強以無齊故重王燕韓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  
獨安能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非然則  
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  
者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孰慮無齊之利害也

俞桐川曰一篇總言齊魏合從之利而力破橫人隱情以能字  
自任以名實二字動趙王憑空翻空原駁之祖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 魏策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  
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  
予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  
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  
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  
國為智氏資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鼻  
狼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揣情度勢極明切極透徹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因事納諫，可謂事君之法。而詞句亦錘練有光。

魏文侯諭西門豹為令

魏策

西門豹為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

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

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

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

也，似禾；蠶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象牙破破石類玉。此皆似之而

非者也。

鍾伯敬曰：大意在慎擇賢良以同事，致治文情特婉宕。

眉詮曰：分別良窳為令者之首務也。善取人乃能無失已。所丁

寧在識鑒而舉似瓊瓏。似送行文柳州近之。

魯君避席擇言

魏策

梁王魏瑩

武侯子 惠王

觴諸侯於范臺

事在十五年魯恭公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

酒酣

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

擇善而言

昔者帝女

蓋堯舜女 然無可考 散 紹老

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

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

言不喜食

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

味而進之

肉蕪之曰燔 近火曰炙

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

言飽而寢安 覺音教

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

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

莊王 登強臺而望崩

山

強臺一作荆臺即章 華也崩山一作崇山

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

四段引事分叙 極為警切

末段入事總收  
更覺危悚

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  
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皆美南威之美  
之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  
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屬續也言稱之不絕  
歸震川曰凡文章前立數柱議論後宜鋪應或意思未盡雖再  
言亦可只要轉換得好如此非惟見文有情而章法亦覺整齊  
魯共公此論可以為式  
俞桐川曰謨誥之辭妙從酒酣後發出正見樂不可極文格更  
精潔可愛

第一段從國之  
形勢說起魏居  
中原而地小故  
獨言其稠庶之  
形

第二段轉入橫  
人劫主以見事  
秦之可恥

蘇秦以合從說魏魏策

提、清、從、主、史記作襄王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王惠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許鄆昆陽、  
郟陵舞陽新鄭東有淮潁沂黃煮棗無繇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  
外卷衍燕酸秦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牛  
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句無以異於三軍之  
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誅王外交強虎狼之秦  
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  
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  
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愧之臣聞越

第三段援古形起兵威以見割地之非計

第四段就割地事秦痛斥橫人之罪

即以小國作証

王句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于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

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眾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

前言民衆此又言兵衆

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

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

指其言與說同

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

極言橫人之罪此詳說

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

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

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絲絲不絕蔓蔓若何毫毛

涵咏出之使人動心

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

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

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

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儲同人曰魏事秦之害只在割地然且不說出先形其富強以

作其氣再指其稱藩以激其恥然後以寔害進之立言之次第

為文之步驟具於斯矣

眉詮曰韓魏弱而逼秦割地之頻橫人之集二國尤甚故拒割

斥橫于此最切然同形易于合掌故於韓則重言割地之非於

魏則痛斥橫人之罪兩篇互見正於同而異異而同處相其化

國策卷一  
裁。割地事秦言從者所必斥也。然於燕不言於趙於齊於楚。特泛言獨於韓魏切言之。相題行文學者能究心其故乃不止詞章生活。

○張儀以連衡說魏魏策

張儀為秦連衡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

首段論魏之形勢

此以地之平坦言。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

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

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

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

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于韓。則韓攻其西。不親于楚。則

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弟兄。刑白馬以盟於洹。

二段論從之難

三段言不事秦之害

四段言事秦之利

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特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為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

末段言從人之不可信

楚而適秦，乃嫁禍安國，此蓋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扼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史記此下有積毀銷骨四字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蠢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河外。

俞桐川曰：韓魏當秦之衝，于合從最不利。魏又當六國之衝，四面受敵，開口從此發論，便已得勢。魏所恃者韓趙，故極言韓趙

國策抄

卷下 張儀以連衡說魏二

不足恃。魏所畏者秦楚。故極言秦可畏而楚不必畏。破從之策。步步周到。

孫臣諫止魏王 魏策

着眼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

華法跳脫

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

點清

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壘

臣之私

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壘。夫欲

紐合

壘者。制地而欲地者。制壘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

勢必無魏

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

勢必無魏

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

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搏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

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正義曰博頭有刻為梟形者擲得梟合食其子若不便則為餘行也

俞桐川曰六國失計在于賂秦自虧明允本之作權書是戰國第一緊要議論。敗時不割期年乃割從此窺見秦與段干心曲真照妖鏡也。

● 范痤上書魏君相魏策

虞卿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為從主而違者范痤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執范痤而未殺也范痤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無罪范痤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為大王美之雖然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



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為之殺無罪之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強秦服趙之欲，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

俞桐川曰：說魏王以利解之說，信陵以害怵之無意不透，無筆不轉。

○信陵君諫魏王 魏策

魏將與秦攻韓 魏欲與秦伐韓以求故地 無忌 信陵君 謂魏王曰 安釐王 秦與我翟

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

太后母也，而以憂死 昭王廢 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 收相

之 陶 兩弟無罪 涇陽君高陵君 而再奪之國 逐之 此其為親戚兄弟若此，而

又況於仇讐之敵國乎？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

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 韓世家不載其事，必是時韓王少母后用事也 內有大亂，外安能支

第一段泛言秦不可親，只作虛引。

第二段入事，用王以為三層反逼，振起全勢，作一總冒。

第三段揣摩形勢見韓亡之後禍必及魏。韓亡必及魏。只一言可了。看他大開大洗發遂步逼入波瀾層湧。

第四段言秦攻魏之便且易與上趙楚相對作反正之勢安陵一條以帶說。

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此言韓必亡。

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魏嘗喪地于韓今欲取之而令負彊秦之禍也此言得地之利不敵近秦之禍。

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更事更事必就易與

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

而攻彊趙韓上黨從太行山西則是復闕遇與之事也趙惠文王

絕漳滏之水漳滏二水名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

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危隘即

州今信陽州東南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替大

使趙奢將擊秦大破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鄴今彰

而攻彊趙韓上黨從太行山西則是復闕遇與之事也趙惠文王

絕漳滏之水漳滏二水名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

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危隘即

州今信陽州東南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替大

使趙奢將擊秦大破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鄴今彰

而攻彊趙韓上黨從太行山西則是復闕遇與之事也趙惠文王

絕漳滏之水漳滏二水名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

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危隘即

梁而右南至鄭州東向陳州則背大梁也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從河外出

不攻衛與齊矣衛齊皆在趙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

故有懷茅邢邱安城垓津皆地名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皆衛

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垣雍故城在決滎澤今開封而水大

梁大梁必亡矣言韓亡後秦有鄭地得垣雍城從滎澤決王之使

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安陵魏之不欲攻韓秦之欲誅之久

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葉陽今南陽葉縣昆陽故

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

唐縣東北時葉陽昆陽屬秦

舞陽高陵屬魏安陵封境

信陵君諫魏王二

國策少

信陵君諫魏王二

信陵君諫魏王二

信陵君諫魏王二

信陵君諫魏王二

信陵君諫魏王二

信陵君諫魏王二

信陵君諫魏王二

信陵君諫魏王二

信陵君諫魏王二

信陵君諫魏王二

信陵君諫魏王二

信陵君諫魏王二

第五段借昔形  
今言韓未亡而  
魏已受困于秦  
韓若亡而秦必  
益害于魏前益  
近秦三字乃發  
得十分透徹

第六段揭明土  
意韓欲求援楚  
趙必與急宜約  
楚趙以存韓也  
乃合從之旨

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許州屬韓在魏之南故言南國安陵在鄆陵縣

西北去許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再、跌、緊、一、步、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汝不遠、承、隨、轉、隨、提、

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秦得南國則諸侯之勢危矣魏

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安邑縣有河山以

闡之門遮為闡言以有周韓而間之從林鄉地名軍以至于今言秦

林鄉以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文臺地名有

東至陶衛之郊衛在河淇之北至于闕地名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

河內山華山也華山之北同華銀緩皆魏地也河外大縣數百名

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

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闡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

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

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撓求地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

而請為天下厲行頓刃厲行言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

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

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

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

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彊秦鄰之禍天存韓

第七段一利一  
害一正一反收  
結通篇

國策

卷一

又、提唱、主意。

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入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甯共、今輝縣甯、今修武

縣是時秦初取韓上黨蠶食其地使與韓國中絕故勸魏假使道道使韓得與上黨往來韓不失上黨則三晉之勢猶完也

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賦征取也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質猶

韓以上黨為質也共有其賦韓魏共之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

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

矣衛時已附梁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改易也楚趙大破魏齊

甚畏皆為秦所勝制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久

呂東萊曰信陵君之言深切綜練識天下之大勢使魏能用其

計糾率楚趙竭力助韓則韓不失上黨趙不至敗長平六國不

至為秦所吞矣謀既不用又以矯殺晉鄙流落於外六國垂亡

魏始再用猶能收合諸侯折強秦之鋒若用之于上黨長平未

敗之前天下雌雄之勢未可知也

張敦復曰六國之失莫大於與秦而自相攻擊信陵君欲魏存

韓以共拒秦謀畫至密使當時能守其說強秦兼并之勢亦少

絀矣

俞桐川曰韓不可棄秦不可鄰助秦攻韓是撤藩籬而揖寇盜

也于秦情之貪秦計之黠秦勢之猛委曲寫盡又言魏欲與楚

趙合從則難楚趙合從而魏從之則易又言存韓則無害而有

國策

卷一

利攻韓則無利而有害天下大勢筭盡了然逐節生波結穴歸到一處跳脫縱橫不可捉摸西漢等邊疏策大率從此化出戰國有數文字也

儲同人曰真切透露蘇季子合從之說較此尚隔一膜矣韓魏唇齒之國韓亡魏何得獨存鍾伯敬謂此書史遷不入信陵本傳而入魏世家見魏之存亡係於此也諒哉斯言

前用叙事妙得即事固寵之意

龍陽君泣前魚 魏策

魏王與龍陽君共舡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肯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所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諾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

龍陽君泣前魚

後用議論結出  
四事立言之旨

國策鈔

卷下

○為○近○習○壅○蔽○疏○賤○沉○淪○公○卿○不○能○眷○矧○發○此○感○慨○妙○在○不○露○圭○  
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其自暴棄也完矣今由千里之外欲進  
○角○美人所効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為我用乎而近習之人  
○就○進○美○人○者○說○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智之術也  
前立事案後發議論近習壅蔽疏賤沉淪曷勝浩嘆

唐雎使於秦 魏策

先用叙事起案  
秦詐魏正曲直  
攸分

前半從易地起  
論此是正文

秦王始使入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  
○皇○始○使○入○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  
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  
○里○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  
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  
○語○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  
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  
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  
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

唐雎使於秦一

後半從怒字生  
湧突出奇境

睢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睢  
○、淡、得、妙、  
 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  
○、突、得、妙、  
 地耳唐睢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  
○、駭、得、妙、  
 星襲月○、吳公子光饗王僚專諸置劍 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  
○、于、魚、腹、中、以、進、抽、劍、刺、王、  
 要離之刺慶忌也○、慶忌、吳王僚子、閻闔恐其報讐、令、要離、刺之、要  
○、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乃、奔、慶忌、慶忌  
○、信、而、親、之、因、 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  
○、得、刺、于、江、中、  
 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  
○、疾、接、駭、人、  
 編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屈、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  
○、著、甚、  
 至於此寡人諭○、曉、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  
○、案、矣、

以有先生也

唐荆川曰秦險詐無信之國也誠得安陵豈復以五百償之哉  
 安陵君之不與是也又曰唐雎拔劍以劫虎狼之秦而卒以此  
 保全安陵奇甚此其賢於荆軻遠矣  
 俞桐川曰秦王多少咆哮漸漸消歇下去一句狠一句一步逼  
 一步雄古奇峭讀之快心  
 眉詮曰逶迤引局陡然換境如行坦途者怪峰忽起於前也六  
 國破滅得此差強人意  
 凜凜有生氣讀之快意不必論其事之有無

首段敘事由求  
入可以報韓傀  
者先作虛提

二段敘嚴遂厚  
結聶政處為後  
深知及為知已  
用之根妙在先  
用不受不許作  
開勢頓注以聶  
政之品概成文  
法之步驟

聶政刺韓傀 韓策

韓傀相韓史作韓相俠累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正議直指舉

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以救至於

是嚴遂懼誅亡去游句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

深井里軹之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

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

日淺事今薄薄字分對上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

毋前仲子嚴遂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

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

國策鈔

聶政刺韓傀一



三段敘聶政深感嚴遂處即從自己口中揭出心事母終天年見其守身之孝為知已用見其

待人之誠心動機轉與前致作一開一合勢

四段敘到議行刺事又將聶政料事精細處揭他一番作用見非鹵莽一流人

○百○欽○可○辭○康○傑○舉○動○如○此○  
○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  
人○猶屏闕去之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

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丈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謹  
豈敢以有求耶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  
母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  
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

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  
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  
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念

○又○反○覆○思○維○見○推○諉○不○得○  
○耻○之○意○感言動心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

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已者用  
遂西至濮陽地衛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  
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

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  
入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  
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言事洩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

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謂相生得失則語泄語  
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句辭句

五段敘行刺正文事妙在迅文妙在簡

六段哭出其姊代揭心事點出姓名其雄烈處可作附傳觀

篇末以贊作結聶政其姊雙節而政反作帶筆姊乃作特筆文法奇變不測荆軻傳末寫漸離聶政傳末寫其姊同一波瀾

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地名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

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烈侯聶政刺

之兼中烈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去

之皮蓋以刃刺其其姊意妙不露面皮欲令人不識抉眼屠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懸購之

千金縣金募知之莫知誰政姊母頓提姊突出機法妙甚愛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

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言愛身以滅人之名非弟平日所許乃至韓視之曰

勇哉氣矜持也之隆是其軼貴育高成荆矣說文成荆古之勇士今對貴育復似兩人

死而無名不顯其人父母既沒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恐累及此夫愛身

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

也奇絕也亦自殺於屍下弟得海內播揚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烈

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

也明姊不自殺萬世不知殺仇者誰

俞桐川曰此文佳處在從俠烈中看出孝友來又從孝友中看

出智勇來若徒貴其白晝殺人敘得有生色是五才子技倆耳

嚴仲挾私戮人君相本無足取史記美其知人得士是獎奸

也蓋聶政不忘親不肯友不累姊而姊愛又不愛身以滅弟之

名此處卓然可傳可傳不在殺人自殺專美政愛不及嚴遂識

高龍門聶政屏絕車騎恐危仲子史記於姊愛口中竟說破

嚴遂重韓怒而拂政心矣國策亦較勝

敘事議論相間而行語語描寫字字生動神手也。嚴仲子與韓傀相害因嫌生隙非有不共戴天之讐何至求人行刺而聶政亦何遽甘心為死哉觀聶政云將為知己者用與豫讓士為知己者死一語相似不知仲子之壽母奉金乃陰交意厚以結納之殆欲以用我非必為知我也較之豫讓報智氏感國士之遇明君臣之義固不可同日論矣故綱目書之為盜比於春秋齊豹之例特其身居貧賤備甘脆以養親辭百鎰而不受以及母在不敢以身許人自戕不肯以死累姊此數事孝友肫肫氣

節耿耿實有不可漸滅者至其姊自齊之韓千里奔馳不惜身之死以揚弟之名尤為難得耳學者因文論事隨事晰理俱當分別觀之。史記末幅刺韓傀後暴市莫知下云政姊嫫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懸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此一段從傳聞下便料是聶政摹擬最肖較國策為勝餘則俞評所摘最中情事也。

蘇秦以合從說韓

韓策

提、清、從、主、

先論形勢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宣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

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

強弓勁弩皆自韓出次論地產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弩皆射六百步之外

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

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

鵠雁當敵即斬堅甲盾鞬首脰鐵幕臂脰革抉射唳音伐芮音無

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

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

第一段鋪張盛  
象畧其形勢而  
詳其地產特搬  
行出弩劍甲盾  
及攻戰之具倍  
覺異樣生色

第二段轉落事  
秦描寫不堪情

狀以激之

第三段極言割地之禍是此篇立論所重痛快淋漓情勢透徹

第四段又用激法雞口牛後說來更為不堪

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

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

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

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

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

口無為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

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

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

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俞桐川曰事秦之禍事秦之恥兩意逼發而以韓強托起光恠

陸離。六國中韓最弱而近秦不激不動一篇多用激法

大旨與說魏同而彼斥橫人之罪較為痛切此論割地之害倍

為明暢正可互參

韓失計於公仲韓策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朋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  
破、和、楚、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  
賂、秦、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倣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  
急、着、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  
絕、妙、布、置、一而具甲。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  
兩、路、大、通、其、策、始、盡、國必伐矣。王聽臣為之倣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  
斟、酌、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韓為不能聽我，韓之德王  
也、也必不為雁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為能聽

此段韓從公仲欲嫁禍于楚

此段楚用陳軫復嫁禍于韓

此段韓不從公仲持楚之虛救而受秦之實禍一反一覆變幻莫測

斷制作結通篇歸宿

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敬○智○弄○入○微○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傲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車幣謂韓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王遂肆意於秦敵邑將以楚殉韓韓王大說乃止公仲○于○秦○公仲曰不可夫以寔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持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秦欲伐楚楚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此○層○申○明○輕○絕○秦○之○非○王已使入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

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

俞桐川曰文有二妙曰透曰不到簡而促也到而不透煩而支也公仲策韓陳軫策楚各盡得透字到字每畫一策必兼數層意其筆力又峭潔非常

韓朋陳軫的是對手着楚用陳軫之謀所以免禍韓不從韓朋之計所以致敗兩段議論俱曲折明透

首段鋪張地勢  
兵食亦各國通  
例

中段先就秦趙  
交兵上推論是  
前一層事已見  
趙之當與尚寬  
一步

末段又就秦趙  
攻燕上較論是

○蘇秦以合從說燕

燕策

揭主意是開端第一國

蘇秦將為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地樓煩西  
 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  
 騎六千匹粟支二史記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秦粟之利民  
 雖不田作秦粟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  
 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  
 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  
 秦趙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  
 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猶巨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

秦當離

秦當離

蘇秦以合從說燕一



後一層事益見  
趙之當合更緊  
一步

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眾軍於東垣矣。燕界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之過也。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近齊趙，齊趙強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齊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揭出主意，領後五篇。

俞桐川曰：連橫主秦，合從主趙，破橫求從，全在說秦不足畏，而趙不可絕，利害剖劃較然。從不重燕，而從燕說起，首云將為

從結云以至趙分出賓主。  
合從主趙而說先燕者，燕受趙蔽說易入也。首尾兩句最分明。  
在燕言燕審勢明確筆筆爽朗。

郭隗說燕昭王招賢燕策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燕王噲立七年齊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卑身厚

幣以招賢者欲將報仇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

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

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讐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

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猶言折節而事之北面而

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彼而趨後彼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已者

至人趨趨事已趨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

若恣睢奮擊睢仰目恣暴戾也鉤籍跳躍也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

篇首從復讐說入乃燕昭本意招賢二字是篇主特為揭出

先將賢者身分抬高以數處字為至之根即以數至字為處之驗虛說大意

郭隗說燕昭王招賢一

次言招之法  
蓋君心愈殷則  
士氣倍作以買  
馬骨為影以自  
隗始為媒以爭  
羨燕為效

未以復讐下齊  
結招賢之案

道服猶事也言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

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

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

能得涓人言於君曰涓人謁者也漢有中涓官言請求之君遣之

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

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

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

之至者三今王誠能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

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魏將樂毅鄰衍

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

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

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

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惟獨莒即墨

俞桐川曰起束意在復仇而文中却竭力論招賢之法數處字

數至字數往字寫得人主智深勇沉士林鼓舞踴躍即此便是

恢復大機一切富國強兵猶屬末着此文章得勢處也

蘇代約燕王燕策

秦名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猶燕王曰楚得屬而國亡齊得屬

宋而國亡國亡謂失地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

秦之深讐也時燕新克齊秦忌之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

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汶汶水出岷山乘夏水下謂夏潦之水盛漲時

也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

五渚漢水寡人積甲宛今河南南陽府東下隨今湖北隨州智者不及謀勇者

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隼祝鳩今之鷂也射隼喻易也王乃待天下攻函谷不亦

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韓地在

首段就起暴字  
提全篇

此下三段是暴而為正告者乃恐嚇諸侯法。正告者止據其本國地勢恐嚇之楚韓魏皆與秦接兵一出即臨其境故但舉三國也。三段皆以事秦為然

向事秦正從約之反也

此下五段是暴而為循環加兵

有乃欺詐諸侯法。循環者株牽嫁禍散解擊文尤為敗從約之狡計。

懷慶孟。一日而斷太行。太行山，羊腸坡。縣西北，北通韓上黨。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

韓墳墓所在。二日而莫不盡。絲。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

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即今安邑縣。塞女戟韓氏大原

卷也。猶絕也。下軹道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

銛戟在後決滎口。滎澤只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

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河水舊在白馬縣南，決通濟陽。白馬本衛之曹邑，今滑州。

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為然。

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此屬宋地。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

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

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

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于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

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

得宜陽少曲致蘭離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恐楚擊其

後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在隨州西南。塞

隘。讀陔，南陽地。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

罽隘為楚罪兵困于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膠東，故齊國，即墨也。以濟

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魏公子孫。因犀首攻趙兵傷於

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並趙地名。已得講於趙則

此段束上五段  
循環二字揭出  
作用

末段繳秦禍以  
足暴字收全篇

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嬴謂勝則兼欺舅謂穰侯與母

適燕者曰以膠東謂因以為罪者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

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鄆既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言其無窮

不可致用兵如刺蜚易名蜚母不能知知一作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

魏襄王五年秦岸門之戰封陵之戰岸門封陵皆亭名魏襄王十

在韓宣惠高商之戰史不趙莊之戰趙肅侯十三年趙秦之所殺

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死于秦西河之外上

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言上三地被禍居晉國之半秦

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

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

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代厲皆秦之弟名顯諸侯

眉詮曰是為蘇氏談從後勁乃兄說六國窠臼一掃而空但極

陳秦暴而從之當約自見支節甚多要不出正告循環兩副伎

倆皆對面逼勒法

通篇以暴字作骨形秦之狀探秦之情只是明秦之不可親耳

瓌璋奇肆文筆亦有循環刺蜚之致儲同人云此文可稱奇縱

蘇代說燕惠王 燕策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敝大眾，臣恐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俞桐川曰：不經之言，至當之理。

樂毅報燕惠王書 燕策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合趙楚韓魏燕之兵下七十餘

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聊莒即墨按毅傳惟莒即墨未下今燕聊者誤也而燕昭

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

趙封以為望諸君。封毅觀津號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

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

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

讐。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

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

叙前事。通篇以先王作眼為燕昭王四字見書法。

叙來書。首尾舉先王揭眼詞令亦娓娓有致。

國策卷一 樂毅報燕惠王書一



以下入報書

開端揭明報書之因先王所以蓄幸臣臣所以事先王二句一篇之綱以下先王與臣一路夾說

四句作提開出前半篇

此層述仕燕本末遇合之隆歸恩先王

此層述伐齊本末建勝之功歸美先王

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質斬人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無罪而殺殺非義也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言荷罪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不敢斥言惠王故稱侍御畜養也幸親愛之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

○已○說○提○受○官○受○封○兩層

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

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殺本趙人先適魏假節假魏之符節使燕按殺為魏昭王使燕

燕王以客禮待之殺辭讓遂委質為臣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

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

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

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

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

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趙魏欲得宋趙

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

國策少

卷下 樂毅報燕惠王書二

前半明先王所以蓄幸臣後半明臣所以事先王

六句作提開出後半篇

此層復述先王之功已暗入今王之時

此層借古為詞見繼前為難就古寄慨見自處宜審

陳明自處之義語語提唱先王

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言其速也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

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

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

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大呂齊鐘名元英燕宮殿名故鼎反

乎磨室故鼎齊所得燕鼎磨當作歷周禮遂師怨磨音歷同凡鼎以占休咎故歸之律歷之室正義括地里志元英磨室燕

二宮齊器設於寧臺燕薊邱之植植於汶篁薊地言燕之薊邱所植植齊汶上之竹

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嫌於其志以臣為不

亦先王之心以明不敢自立此言受封之由頓命頓墜故裂地而封之謂封昌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

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

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也先見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

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也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齊自

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新立之君皆患庶孽施及萌同隸皆可

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

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閭閻弗是也不然子賜

之鷓夷而浮之江鷓夷楹名馬革為其形以斂骸骨故吳王夫差

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

量故入江而不改言子胥投江不化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

猶為波濤之神也四語明去燕適趙之意

全功全名收束  
通篇

與報書開端相  
應到底不肯說  
盡更見存心忠  
厚

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猶麗也。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即所謂乘燕之敝。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不說已長。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不毀君而自潔。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焉。按史記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為昌國君，而樂毅往

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于趙

俞桐川曰：燕王曰去國，何以報先王？毅則曰去國，正所以報先王。亦所以全新主文之妙境，在于方欲說明，忽又忍住，想見忠厚之情。燕王用齊之間，謂莒即墨不下，毅有自立之意，故毅

奔趙，繼又恐趙用毅，因燕故以書責之。毅之答書，只說先王之知遇及已之恩，處則不肯自立，不忍困燕，其意皆見。至于燕王疑已之情，却隱躍不露，而無限誠悃盡在言外。其道去國心事又激烈，又和平，後惟孔明出師表可以配之。

前人譏毅之去燕就趙於大義未合，然處嫌疑之際，見幾而作智也，不為趙畫策，仁也。一盛于燕，終身退藏，其神龍之見首不見尾乎？隆中高士用以自況，宜哉。文至戰國，雄奇豪縱，自是文家鉅觀，然純尚誇詐，動用劫持，前人謂讀之最壞心術。以此此文無一語遮蓋，無一語粉飾，渾厚平直，高明磊落，乃戰國第

一流人第一等文

燕王遺樂閒書於趙 燕策

先用叙事揭明  
樂閒入趙之由  
且伏燕王致書  
之因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  
師出無名  
 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閒樂毅而問  
師不量力  
 白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  
三、筆、明、其、反、覆、不、聽、接、王、大、怒、數、則、辱、矣、宜、其、去、也  
 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  
 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鄆使慶秦以二十  
 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于鄆使樂乘族毅以五萬遇慶秦  
 於代燕人大敗樂閒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  
引罪字  
 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端也願其願而

第一段以已之有罪跌出聞之失厚提致致書大吉

第二段承厚字申寫正言其失厚後用世有薄而故厚施跌進一層筆意曲折

第三段反覆申明其失厚入喻以蕩漾之引古以唱嘆之後用非然也三字翻深一層愈曲愈暢

第四段引柳下惠為証切對捐

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推出先王眷顧未盡厚三字從此生根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未盡厚折提出出篇旨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人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于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

累於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

國是失厚對照  
親馬法

第五段究到慝  
心成過是從失  
厚追深一步說  
到進退不得又  
從有罪推後一  
步層層逼撥愈  
刻愈毒

點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  
前言罪輕此竟說無罪矣  
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  
論不修心猶言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  
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  
收轉  
今以以今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  
柄。反。將。殘。刻。心。肺。加。在。開。身。深。冷。之。筆。  
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  
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  
以書謁之樂聞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乾淨  
俞桐川曰責樂殺書猶有慚懼之意故殺可復通此書則純乎

虛矣先言已之有罪以後逐漸脫卸先言聞之未厚以後逐漸  
逼撥軟尖刀惡水灌令人分辨不得文之工者其能飾非掩惡  
如此要之閒諫伐趙與武安君同冒昧返國必蹈杜郵之轍矣  
不報所以高也。一篇俱責閒有首數行叙事表閒之心最見  
識力。淡折輕颺絕類左氏  
儲同人曰未盡厚三字總括全書詰責甚嚴而往復甚曲然曲  
處都極迅厲。王喜懷諫貪功自取禍敗樂閒之去義士也此  
書盡屬曲說予攷惠棄毅喜棄閒前後一轍樂氏事燕不終豈  
非命歟樂氏何負於燕哉

二二二

首揭明結客行  
刺原由

第一段就鞠武  
諫阻作開勢  
前一層就國勢  
發論後一層就  
樊於期發論

● 荆軻入秦 燕策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指秦遇之怨。欲批其逆鱗哉。龍領下有逆鱗。徑尺。嬰之則必殺人。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請太子入息徐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客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怨其亡歸。足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

國策少  
卷六 荆軻入秦一

第二段從鞠武搭出田光從田光搭出荆軻作引局。前云田光知深慮沉後云自刎而死須着眼欲自殺以激荆軻七字前人詩云荆軻原不識燕丹止為

田光一死難是非丹之能用軻也。用軻者乃光耳。其死處正其智深慮沉處。

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此亦正、策皆、反、對、刺、客、之、行、險、。匈奴稱其主曰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

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欲、速、是、丹、之、病、根、。

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于強秦而棄所哀憐

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答、過、留、樊、已、有、刺、秦、成、見、又、一、頓、。

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

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

光曰敬奉教乃造馬太子跪而奉迎却行為道跪而拂席田先生

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

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

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

也。不、令、太、子、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荆、軻、可、乎、。

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

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細、叙、情、狀、如、畫、已、拊、一、死、。而笑曰諾俚行見、精、已、消、亡、。見荆

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

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

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

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

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

借衰老作一折。

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不、令、太、子、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荆、軻、可、乎、。

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

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細、叙、情、狀、如、畫、已、拊、一、死、。而笑曰諾俚行見、精、已、消、亡、。見荆

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

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

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

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

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

也。不、令、太、子、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荆、軻、可、乎、。

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

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細、叙、情、狀、如、畫、已、拊、一、死、。而笑曰諾俚行見、精、已、消、亡、。見荆

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

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

-12 221 42 896" data-label="Text">

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



第三段入正文。  
先叙定謀。儲  
云說客之窮變  
為刺客當時太  
子有此一段意  
見所以不納鞠  
武鞠武亦窺及  
此所以進光以  
及軻此段自是  
一篇根柢。極  
寫無可奈何之  
勢以見太子計  
無復之無聊而  
為此一擲耳後

人不細心究之  
每言其愚

第四段叙結納  
未有行意作一  
頓

○叙○事○史○筆

以激荆軻言其死非為泄欲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

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

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

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

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之所以

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

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廢今秦已虜韓王虜王安盡納其地又

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剪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

中趙不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

內無兵力

外無救援

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

勇士使於秦闕也示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

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

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

得合從其償取秦必矣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唯荆卿留意

焉不知托命之公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

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為上卿舍上舍

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

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盡收其地

第五段叙裝遣  
武陽為副作一  
拖

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烏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嘗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王之患而報將

軍之讐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召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提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偏袒露其頸扼腕按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七首得趙人徐夫人姓名七首要着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血出僅如一絲言極少也人無不立死者乃為裝治行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也視乃令秦武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

第六段叙促行。未發遂發分兩層寫。未發與前未有行意。刺意求事之有濟耳。無如丹之欲速何。

第七段叙就道。遂就車九字與前未發遂發兩層相應。祖道易水擊筑和歌淋漓悲壯千古生色。

第八段叙至秦。叙蒙嘉言叙秦王喜叙武陽恐寫得閒暇乃故作緩局以聚其勢。

第九段正叙行刺完本事。此

○爾不說。出。藏。得。妙。○又。一。頓。○  
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行取道。高漸離擊筑。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變徵為商。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怆慷。羽。較其音。怒。怆。慷。壯士不得志也。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

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九賓。周禮九儀也。禮大小行人。以九儀。堂賓客之禮。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顧武陽而笑。前為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

段圖窮一句開  
下荆軻迅疾秦  
王卒惶羣臣驚  
愕一路摹寫急  
勢忽于百忙中  
着而秦法三字  
原叙細叙一時  
情事明白又生  
出無限烟波奇  
妙不可思議  
事極忙亂文極  
清新時極倉卒  
筆極次第妙手  
聖手

第十段拖叙後  
事結全案。殺  
丹滅燕即用王  
剪李信與第三  
段太子丹語相  
照應  
末以漸離事作  
結為餘波。中  
情伏掉尾應有  
文情有章法

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三○字○領○○○天○也○  
○○走○○○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  
○○也○○○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  
○○也○○○拔○荆○軻○逐○秦○王○秦○王○  
○○環○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  
○○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即○中○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  
○○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  
○○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  
○○音○振○○○荆○軻○秦○王○方○環○  
○○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  
○○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  
○○出○室○欲○王○推○之○于○背○令○  
○○易○拔○王○負○劍○遂○拔○以○擊○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七○首○以○提○秦○  
○○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  
○○笑○罵○八○字○

○○寫○生○與○前○顧○武○陽○映○ ○○迴○合○初○見○丹○時○語○  
○○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  
○○約○地○○○以○報○太○  
○○子○也○左○右○既○前○斬○軻○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  
○○罪○所○○○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  
○○奇○妙○  
○○荆○軻○也○○此○時○武○陽○蒙○嘉○鞏○分○別○置○法○可○知○但○○於○是○秦○大○怒○燕○益○發○  
○○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  
○○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  
○○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  
○○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  
○○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警○不○中○而○死○

荆軻入秦六

范浣浦曰。燕丹刺秦王。一着本非萬全之計。不過冀其刺後國亂。可緩須臾之命耳。觀其與軻言時。軻之神氣甚憚。以其事之無益也。然亦更想不出他策。故未有行意者。直不欲行耳。高漸離現在而云欲待客。亦非有客可待也。其始終尚謂生劫一着。庶或有濟。故共搏時不肯試。以濡縷之鋒者。為此。蓋當日秦滅六國之勢已成。縱秦王死亦無救於燕之亡。軻固早見及此。匪徒惜一死也。其謂軻劍術疎者。直是懵懵至行文之神。於寫生極忙迫時。却極整暇。太史公之叙事。率本乎此。奇絕妙絕。叙聶政行刺。極畧。叙荆軻行刺。極詳。聶政篇以姊嫫為附傳。荆

好讀書擊劍。五字寫出身分。

軻篇以漸離為附傳。前人言荆軻行刺。反促燕亡。然此時秦勢已成。即無荆軻之事。燕亦必亡。觀鞠武與太子反覆議論。皆自覺勢已不支。而計無復之不得已。為此一擲。以幾倖于萬一。即荆軻許之。勉強行之。遲濡亦未敢必。事之有濟。因激于田光之死。不惜以身嘗試耳。或謂太子之愚。荆軻之疎。尚未悉此中情事也。史記中間全裝國策文字。句少異。前後加一首尾。最有波致。因此載入國策。故史記未錄。然愛不忍割。因節附于後。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

欲寫其勇先寫其懦作一反跌

將高漸離田光一齊提出寫來生色狗屠不記其名亦可想見其為人

高漸離擊始皇一事從國策化出如大波迴瀾

其後秦伐衛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默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卿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傍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深沈好書其所游

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以後入居頃之太子丹云云至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曰乃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

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回應有致

墨子止楚攻宋 宋策

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百里重繭足胝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鼃鼉

國策少

墨子止楚攻宋

正。喻。夾。說。絕。妙。機。鋒。

亦。結。出。此。句。作。柄。

陸。絕。

絕。妙。輸。言。

應。義。字。

義。字。作。柄。

陸。絕。

忽。出。一。

一。舍。重。繭。

如。繭。往。見。

引。入。正。意。

國策卷下  
為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楠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胸有理。筆有鋒。忽喻忽正。娓娓動人。

衛靈公近癰疽彌子瑕

衛策

衛靈公近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奇喻却是實情。至理國策文往往有此。



衛君贖胥靡于魏 衛策

衛嗣君時胥靡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羣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地。足以為治。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儲同人曰。胥靡一條言政。可附於書。新婦一條言理。直通於易。

新婦至言失時 衛策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管。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白。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結明之時失也。

茅鹿門曰。交淺言深者。鄙也。設此一段。文情極峭。

中山君饗士 中山策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中山君顧謂二人曰：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饑且死，君下壺滄餌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嘆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吾以一盃結明筆力老勁切理近情之論羊羹亡國，以一壺滄得士二人。

俞桐川曰：華元之羊斟，趙盾之靈輒，合在一處，恩怨關頭，倍覺可畏。

